

读历史，长见识



60多年后才能披露的剿匪之战

是往事，更是一段惊天历史

黄继树 著

败兵成匪

1949到1952年的剿匪往事

是往事，更是一段惊天历史

黄继树著

败兵成匪

1949到1952年的剿匪往事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败兵成匪：1949 到 1952 年的剿匪往事 / 黄继树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39-4974-6

I. ①败… II. ①黄… III. ①剿匪－史料－西南地区－1949～1952
IV. ① E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7918 号

败兵成匪：1949到1952年的剿匪往事

作 者 黄继树

策划编辑 林东林

责任编辑 宁 宇

封面设计 汤圆STUDIO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网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8×235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974-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1949年底至1952年底，发生在广西境内的大规模剿匪作战，是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

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1950年1—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

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剿匪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时间，歼灭的土匪总数，几乎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解放军歼灭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总人数。（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个兵团22个军约55.5万人。）

根据以上的数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年之间，广西又经历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战争和相当于淮海战役的大决战？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么多土匪？根

据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全国人口统计和1948年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全省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从1949年底至1952年底广西的总人口大概也就是1500万吧，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如果再扣除婴幼儿和老病不能行动者，那么比例数还要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境内的土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匪呢？既然解放初期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权威调查数字认定当时广西境内仅有土匪24股3550人，那么这51万多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怎么能够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呢？

建国初期的广西土匪，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被定性为“政治土匪”。到底什么是“政治土匪”呢？

对此，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他对从国外归来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说：“德邻先生（李宗仁字德邻），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对于毛泽东的说法，不仅李宗仁不知所措，便是连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大惑不解，他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恩来回答得更有意思：“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真正冲破这个“骂来骂去”历史怪圈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他以雄才大略的襟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从此，在台海两岸的新闻媒体和文书公报中，“政治土匪”这个特殊的怪名词，在国共斗争充满腥风血雨的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销声匿迹了。

60年过去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解放战争结束后，发生在广西境内这场国共双方历时3年之久、惊心动魄的最后的大决战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目 录

自 序 / 1

开篇 说乱论匪.....	1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 / 3	
新桂系剿匪治省 / 11	
政治土匪——一个历史的怪圈 / 24	
第一章 “总体战”序幕.....	30
从四平街到青树坪 / 30	
白公馆紧急会议 / 32	
逃出国门 / 38	
序幕拉开 / 43	
第二章 血色黎明.....	45
钟祖培上山 / 45	
枪声响了 / 54	
钟祖培下山 / 65	

第三章 玉林的血雨腥风.....	71
面授机宜 / 71	
血淋淋的新春 / 80	
较量 / 86	
新生 / 95	
第四章 风云变幻的广西.....	98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 / 98	
毛泽东关注广西局势 / 104	
困境中的张、陈、莫、李 / 108	
不寻常的高干会议 / 117	
第五章 南宁外围之战.....	122
一个省两个省政府 / 122	
颠倒了的现实 / 127	
砾山会议 / 130	
孤胆英雄 / 135	
第六章 暴风骤雨十万山.....	140
死后四十年，三次成为“热点”人物 / 140	
一纸派令使她成为风光一时的“余太君” / 145	
暴风骤雨来了 / 156	
十万大山同时使两个女人成名 / 162	
韦秀英卜卦——凶日、凶地 / 169	
蒋经国双眼盯住了十万大山 / 175	

第七章 搏击大瑶山	185
一部电影与三个人的传奇故事/	185
反情报专家来了/	197
呼风唤雨的风水先生/	205
铁壁封山，拉网进剿/	214
彻底覆灭的桂东军政区/	219
第八章 四十八界“小台湾”	234
台湾来客/	234
“三 诸 葛” /	242
“风 流 藤” /	251
“界 中 对” /	256
笼 中 鸟/	260
捞 死 坳/	264
金蝉脱壳/	269
做鬼难风流/	272
尾声：历史的余烬	279
编织“黑网”的人落网记/	281
围歼“地下军” /	293

开篇 说乱论匪

土匪问题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国人谈匪色变。当时闻名全国的有东北三省的绿林各帮土匪；山东有著名的恶匪刘黑七；河南有驰名豫西的匪首张寡妇；湘西有巨匪姚大榜；江西有悍匪曹麻子；川陕边境上则有山大王王三春；云南滇西有凶匪张结巴；珠江三角洲有杀人不眨眼的“大天二”，还有浙闽一带臭名昭著的海匪等等名目繁多的匪类。

当然，也有由匪发迹而成为一方军政大员的特殊人物，奉系首领张作霖和老桂系的陆荣廷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在他当上“督军”、“大元帅”之后，无论是当时的一些官僚、军阀还是平民百姓，都称他为“胡帅”。

老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绿林”出身，在越桂边境上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受清廷招安成为清军的一名将领，辛亥革命后当上广西都督，北洋政府时期官至两广巡阅使，是广西、广东的最高统治者。

据说，在北洋政府召开的一次军政大员会议上，张作霖和陆荣廷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激烈争吵，为了比个胜负高低，双方便到大院中，要当着与会者的面比试枪法。有好事者拿出12个酒瓶子摆成

一排，让张作霖举枪击之。张大帅一口气连发12枪，弹弹中的，12个酒瓶子一一被击得粉碎；好事者又摆上12个酒瓶子，陆荣廷也弹无虚发，一枪一个，将酒瓶子全部击碎。张、陆二大帅武艺不相上下，还是分不出高低。

好事者又提议，请张、陆两大帅当众比一比谁身上的伤疤多，多者为胜。

张作霖一听便将胸膛一拍，用东北话骂一声：“妈拉个巴子的，比就比。”说罢将衣服裤子脱掉，身上只剩下条内裤。陆荣廷也不示弱，用广西壮话骂一声：“姆蒙栽（他妈的），比吧。”也当众脱掉外衣外裤。张、陆二帅赤身裸体，让那好事者当众数点着自己身上的伤疤。

数毕，陆荣廷身上有伤疤26处，张作霖身上有伤疤24处，陆略胜一筹。

张作霖急了，忙要脱下内裤，说：“我那个地方还有两块伤疤！”

副总统冯国璋见状忙出来打圆场说：“英雄不问出身，壮士不计伤疤，哈哈哈！”此事虽属坊间传闻，但亦可见张、陆二人“绿林”积习难改。

旧中国匪情十分复杂，由兵变匪者有之，有良民而为匪者有之，由匪变兵者亦有之，甚至由匪而官者也大有人在。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匪情也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之。

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广西土匪。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也闻名全国，但与各地土匪也大同小异，于是便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1949年到1952年广西的匪情上。终于发现，这期间的广西土匪与历史上广西及全国各地的土匪大不相同：这是一群“政治土匪”。也许读者会问：土匪就土匪，怎么还有“政治土匪”呢？有！

广西确有“政治土匪”，而且能量不小。为了让读者对“政治土匪”有所认识，有必要把民国年间广西的土匪情况先做个介绍。

要说广西土匪，还得从民国年间说起。

民国十年，匪乱广西

1921年夏天，南方的雷雨随着珠江口外的海洋季风，席卷着两广大地。刚刚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即下令讨伐反对革命的桂系陆荣廷集团。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奉命率三路大军和海军建内河舰队进攻广西。桂军战败，陆荣廷下野，从广西龙州经越南逃往上海蛰居。随着统治广西十年、统治广东五年的陆荣廷的下野，广西自辛亥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八桂大地随即进入了持续数年的匪乱时期。

粤军入桂，广西各地揭橥号称“自治军”者甚多。其成分相当复杂，有陆荣廷残部，有地主豪绅武装，也有土匪、惯盗、流氓乘乱踞地称雄。他们互不统属，自设关卡、开赌、开烟馆，甚至自行任命县长，自印钞票，强迫民众使用。社会秩序大乱，贼匪蜂起，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痛苦不堪，谈匪色变。当时有两句民谣：“宁作太平狗，莫作乱世民。”活生生道出了民国十年广西的这场大动乱。

1921年11月，广雄电轮由梧州开赴桂平，中途被匪枪击，船沉没，溺死者百余人。

1921年农历7月21日，匪首陈飞鼠率匪众数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藤县太平圩，打死民众4人，打伤数十人，焚烧天利号铺户，劫去布匹、蚕丝、金银细软等物资折款达25000多银元，掳去男女20余人，索要赎身钱二万余银元。

1921年冬，匪首牛角六勾结岑溪股匪李文桂，共约700余匪众，在藤县波塘盘踞3个多月，杀害村民70余人，劫去大批物资。

1921年冬，岑溪县匪首黎日荣率匪众闯入新圩圣堂小学，掳去教师、学生70余人，标价勒赎，因被民团追剿，逃遁时将所掳师生全部用棍打死。

1921年11月中旬，岑溪匪首黎华率匪徒抢劫黎坪村，烧死民众8人。当月下旬，匪首黄七带匪徒数十人抢旺村，烧死民众21人。

1921年秋，匪首覃文明、覃文贤纠集匪众300余人，从罗城县南部向天河县境骚扰，随后攻入天河县城，县长苏龙恂惊恐逃命，匪盘踞天河县达两月之久。匪贼除将当地民众的粮食和猪、牛、鸡、鸭吃光外，还对被其抓获之男子施行吊打等酷刑，迫其家人交钱赎身，没钱交就被开膛破肚取肝，用瓦片煎吃。抓的妇女则强奸、轮奸，然后强迫为匪做饭。匪贼撤走后把这些妇女掳走，一部分被强迫为匪妻或卖到附近县与人为妻，一部分卖到柳州、桂林等地为娼。

贼匪罪恶，罄竹难书！

粤桂战事结束后，孙中山大总统率领随员经西江入桂，准备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进取中原，统一中国。1921年11月27日，孙中山大总统赴桂林途经平乐。是晚，平乐县长王永炀及荔浦、修仁的士绅晋谒，报告各属之匪情，请求孙大总统暂留部分粤军维持地方治安。孙大总统即命随行之杨团长带一个连留下清剿匪乱，保卫地方，解除民众疾苦。

孙大总统抵达桂林后，当时桂林附近各乡村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桂林民众乃到王城向孙大总统报告，请求剿除匪患。孙大总统即命王乃昌为大本营桂林安抚处督办，着王率领官兵，切实调查，妥为安抚，务期化莠为良，消除匪患。

鉴于广西各地股匪猖獗，社会动乱，孙中山在繁忙的政务之中，对剿灭广西股匪十分关切。1922年1月5日，孙中山大总统命令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派兵肃清抚河沿岸土匪，并在平乐县设弭盗振新总局，赶办联防团，以补兵力不足。随后，孙大总统又电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粤军师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为广西剿匪督办。魏邦平率1000多粤军分乘6艘电船抵达梧州，水陆并进剿匪，又命江汉、江大、江巩、江固等兵舰入桂助剿。1月15日，孙大总统电令各将领分头剿匪：粤军前敌总指挥叶举负责南宁等地；许崇智负责桂林、平乐等地；刘震寰负责

思恩、柳州、庆远等地；何国良负责龙州等地；魏邦平负责浔州、梧州等地，统限一个月内肃清广西股匪。

孙中山大总统在半月之内连续数次电令各路将领剿匪，足见广西匪患之严重程度。

转眼到了1922年初夏，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迹日彰，擅令人桂粤军回粤。孙中山北伐受挫，不得已，乃将北伐大本营由桂林迁往广东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孙中山在回粤前夕，于1922年4月8日，命令随行各军集中梧州待命，另派关国雄为桂林清乡督办，驻桂林剿匪清乡。

随着粤军和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的撤离，广西各地更陷入无政府状态，盗匪猖狂之程度，达于顶峰。

孙中山一离开桂林，各地的土匪帮口（又称馆口）闻讯，即聚集桂林城郊，地方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危急情况下，桂林总商会遂觅得熟悉帮口者数人，出城郊与土匪各帮口接洽。土匪帮口要求入城“保护地方”，并要求总商会筹集粮饷。桂林各界集议，金以无力抵抗，只好开城欢迎各路匪帮入城，人民纷纷逃到深山躲匪。

土匪进城，人民进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顿成恐怖的匪患世界。

1922年夏初，寨沙（旧榴江县）冯广隆、冯广泰股匪进犯修仁、荔浦、修、荔两县县城和县郊居民均被劫掠一空，2000余青年妇女被匪掳走。

从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西是匪贼的天下。匪帮们到处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拦路抢劫、勒收行水、打单勒索、奸淫烧杀、无法无天，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鉴于篇幅，下面仅介绍几个较典型的匪巢和匪帮。

大容山匪巢

大容山属勾漏山脉，地跨玉林、北流、容县和桂平等四县，纵横百里，山高林密，是桂东南最高最广的大山，也是该地区最大的令人恐惧的匪巢。

土匪对被抢到大容山的男男女女，都要施以难以想象的拷打和监管。

土匪抢掠人质勒赎，名曰“拉参”。

土匪对男“参”的监管和拷讯十分残酷。在大容山匪巢里，土匪设置一间专门监管男“参”的小房名曰“猪舍”。当抓到男“参”投入“猪舍”时；问明男“参”在家排行第几，然后便把该男“参”称为猪某。如被抢拉上山的男“参”李五、张六，土匪即叫李五为“猪五”，叫张六为“猪六”。土匪把人变成“猪”，关人的房子叫“猪舍”，“猪舍”里竖立着百余条木柱，每条木柱上又缚上一条铁链，铁链上又加串上一个竹筒。每“参”套上一个铁链圈于颈上，像乡村中的屠狗人用的拉狗筒，足上则加一木闸夹住。开饭时，土匪对“参”点名大呼“猪某、猪某”，点过名之后，才给饭食。

“参”被拉入匪巢，先后经过拷讯，以便摸清“参”们的家底，作为“赎参”时讨价还价的根据。当土匪对“参”们家中的田地、房产、猪牛数问清后，便写信通知“参”的家属，备款来赎。如果在拷问中，“参”们不如实招供，土匪即点燃“仙香”数支，放在“参”的面部、胸背、小腿等处点烧，直烧得“参”们疼痛难忍，如实招供。北流县有位家境并不殷实的黄五爷，被抢劫上山为“猪”，土匪通知其家属，备款3000白银来山“赎参”。黄五爷全家难以筹集此笔巨款。“赎参”时限一过，土匪便将黄五爷推入一个巨大的木甑用火蒸熟，于夜间把木甑连尸体扛抬到黄五爷的家门外面。次晨，黄五爷之子开门外出，见门前停放木甑一个，揭盖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吓得昏死过去。

对掳来的女“参”，匪首令其脱光衣裤，裸体让匪众观看，然后再定出底价，让匪徒投标，谁标的价高，便可将该女“参”领去作临时夫妻。当该女“参”被蹂躏几日后，匪首再写信通知其家属持款来赎，到回赎时，匪首仍将当日的投标价款酌退给标得的匪徒。

大容山的土匪最崇敬的偶像是“五祖师”，匪徒们将其尊之为圣神。“五祖师”的来历，现已无从考证。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日，匪徒们

便举行隆重的祭祀“五祖师”活动。这天，匪徒们或将拉上山的经拷讯后认为没有油水的“参”或将逃跑被抓回的“参”杀死示众，再装入大木甑，用火蒸熟，取出蒸尸敬祭“五祖师”，然后分而食之。

大桂山匪巢

大桂山坐落于平南县丹竹、安怀之间，方圆40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数里长的深沟，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岩下沟边是条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炮打不着，放火烧不进，是著名的天然匪巢。

民国十年（1921年）间，大桂山里啸聚匪众三四百。他们分设十多个帮口，各有头目。小抢劫各自行动，大抢劫则合伙进行，有时利害冲突，又互相火拼。著名的匪首有陈飞鼠、鸭春堡、电火星、黄十九等。

大桂山匪徒打家劫舍，拉参勒赎，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

大桂山土匪除抢劫财物、拉参勒赎外，还威迫人民拜会，勒交保护费。匪帮派出骨干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宣称他们的帮口已经“遍地红”，会众势力如何如何浩大，如果再不入会，身家性命难保，以此威胁民众入会进帮。对拒绝入会进帮的人，则绑架残害示众，杀一儆百。在那既无公理，又无国法，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时期，不少民众为求安宁计，无可奈何只得入会进帮。

大桂山匪帮的拜会，有一定仪式。入会者均需履行拜会仪式。拜会仪式设一会堂，称为“忠义堂”。堂中央挂一关公画像，像前摆设一条长香案，案上燃香烛等物。香案旁，置一大缸。匪帮首领自称“老头子”，资格老的匪首称“老胭脂”，“老胭脂”陪同“老头子”坐于香案旁的大缸边。会堂外的头门、二门均有彪形大汉匪徒数人把守。拜会开始前，入会者进门，守门匪徒大声喝问：“来者何人？”入会者报了姓名地址后，守门匪徒又喝问：“来这里干什么？”入会者答：“投

军吃粮。”入会者过了这两重门，方能进入忠义堂宣誓。

匪帮宣誓也别具一格，由“老头子”和“老胭脂”向新人会者监誓，誓词为“吐露本会秘密，雷打火烧，全家死绝”，“有反悔，七孔流血，不得好死”，“违反本会章程可杀全家”。这种宣誓仪式一般安排在天黑之后进行，直到天亮。宣誓后由“老头子”和“老胭脂”提出各种恐吓性的考问，经过一夜的恐吓威胁，使人会者戴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宣誓考问完毕，才在花名册上记上入会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入会者还需向老头子缴纳会费，并向香案旁那口大缸中倒入事先带来的米。会费及米的数量，一般是事先由“老胭脂”视入会者的家庭贫富程度而预先规定好的，于宣誓时带来。天亮便杀公鸡，饮鸡血酒，歃血为盟。

歃血为盟亦有仪式，“老头子”将盛满血酒的碗高高举起，高呼：“饮杯红花酒，寿元九十九！”众人附和跟随，然后将碗中血酒一饮而尽。仪式结束后，由“老胭脂”对新人会者讲授本会标记、暗号，以资识别及联络之用。

大桂山匪巢的匪徒们信奉的是“五祖天竺国老爷”。匪巢的中厅设有神坛，神坛的正面书“敬祝前后五祖天竺国老爷坐镇”，两旁的对联是“五祖堪成兰祖凤，三代曾吞鲁代人”。匪徒们每次大队外出行动，必焚香点烛，在神坛前祈祷一番。

大桂山匪徒们最隆重的节日是农历正月初十，这天是“贼日”。按地方风俗有“一龙、二虎、猪三、狗四、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兵、十贼”之说，初十这天是做贼的节日，所以匪徒们在神坛上点燃一双高三尺的巨大蜡烛，众匪徒齐集大厅内，屠猪宰羊，剗^①鸡杀鸭，一齐向神坛叩拜，然后大吃大喝，欢庆匪节。

大桂山的土匪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的节日——贼日呢？仔细想来，也有些道理。身在乱世，他们既不能成“龙”变“虎”，又不甘心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更不愿永远当牛做马，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过

① 剗 (tāng) 方言字，屠宰。

着人过的日子，安安稳稳地种“谷”也不可能，当兵又没人要，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便只有一条路：铤而走险当贼去了。

可悲的是，他们又没有机会碰上洪秀全，参加一个“拜上帝会”之类的什么团体组织，那样打土豪分浮财便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了，弄得好，“龙”虽然不能成，或许还有“虎”可当呢？然而命中注定，他们一辈子只有当贼做匪的资格，别的什么节也没资格过，便只有过他们自己的节日——贼日了。但匪们也是非常坦率的，既然这一辈子“逼上梁山”做了匪，便认定自己是匪，任由人抓，任由人杀，任由人骂，他们并非像一些明明干着匪类勾当的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匪、反而骂别人是匪，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匪类勾当，却又偏偏要在寨子上竖一杆大书“五祖天竺国”的杏黄旗。

恐怖的抚河

府江（今称抚河）自古称为畏途。旧《昭平县志》有载：“盈有一升米，莫溯藤峡水”，“囊有一陌钱，莫上府江船”。民国十年后的几年，人称抚河为恐怖的河。匪首黄老鸡（藤县人）聚集匪徒，盘踞在昭平、蒙山交界之深山中，时常行动于水陆交通要道。

抚河的上、下仰滩，是河道间极为险要之地，滩长水急，江狭壁陡，两滩连接相距不过百十米远。帆船航行，靠水手撑、纤夫拉，十分艰难，不得不在两滩相距的缓流之间停泊歇息，以便撑上上仰滩。因此，上、下仰滩之间便成了土匪拦路抢劫的极为有利的地段。

民国十一年的十月间，有一个外国女传教士，带着一名中国年轻女侍，从梧州乘客船溯江上桂林，途经抚河。客船行至古袍乡辖内的上仰滩尾，下仰滩头处，照例停泊歇息。

这天，匪首黄老鸡带着三名匪徒，来到两滩之间“打生意”，他忽见船上有两名美貌的女人，特别是那名红头发、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身材高大丰满、穿戴很标致的外国女人，直引得他垂涎不止。他抽了抽那扁鼻子，叫声：“小的们，老子这回要发洋财了！”